

未免有情 谁能遣此

——从《积木词》看顾随的另一面

李云

顾随(1897—1960),字羨季,别号苦水,晚号驼庵,是一位著名词人,也是叶嘉莹先生的老师。顾随刊印过六种词集,《积木词》为追和《花间集》之作。《花间集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词集,收录晚唐五代时期的词人词作。“追和”是对前人作品进行模仿唱和的创作行为,在跨越时空的隔代对话中,既可学习前人,又可抒写自我情思。

《积木词》颇为特殊,除了它的词学承袭意义,也对顾随自身具有独特意义——隐藏着词人真实的自我。如顾随在《自为六绝句题积木词卷末仍用自题荒原词韵》(以下简称“自题”。节选自河北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,下同)其一中所说:“重抛心力赋新词,霜鬓星星映短髭。宿酒三更和梦醒,廿年心事夜灯知。”虽为和词,却依然是抛心力所为,表现廿年心事,而那心事又是如此孤寂幽隐。

受鲁迅精神影响,顾随始终希望自己是人生战场上一名坚定勇猛的“战士”。为此,他曾积极改造自己抑郁哀愁的性情,1928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:“弟将努力锻炼意志……决不再忧思抑郁以自伤……文学是弟天性所好,而且责任所在,不敢后人。惟旧日愁思无聊之习气,非铲除净尽不可。”在《无病词》《味辛词》《荒原词》《留春词》等词集中,他更多以战士的面目示人,打破牢愁,如《荒原词·采桑子》:“不要无聊。不要牢骚。不要伤春泪似潮。”《无病词·行香子》:“可唤愁来,鞭愁死,葬愁尸。”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,旧日之感慨逐渐减少,他忽而“搢词不作”,转向诗与曲,1933年还下定“断断乎不为小词”的决心。

但是,约两年后,1935年冬至1936年春,将届40岁的顾随卧病北京夜漫漫斋,幽居寂寥中,翻阅《花间集》,忍不住对其进行追和,由是产生了《积木词》。这看似是一本“游戏”之作,却流露了他的真性情,寄托了无限心事,如其自序说:“醉时所说乃醒时之言,无心之语亦往往为心声;观人于揖让不若于游戏,揖让者矜持,游戏者性情之流露也。”

一、拈得金针还自伤

《积木词》中不再有战士的坚毅,而是满纸旖旎缠绵的情思。此时此刻,他任由自己徜徉花间,流露这一自我,追忆那曾经旖旎柔美如今却残破再也回不去的旧梦:“怀中剩得旧金钿。共谁重话十年前。双燕点波生绿皱,飞花如雪拂朱阑。当时已似梦初残。”(《浣溪沙》五首其一)曾经有蓦然相遇,两心相许,过往的欢娱映刻着痛苦的回忆:“记得两心相许。花间莺乱语。无那春随人去。云鸿无片羽。”(《归国遥》三首其一)他时而化身女子,在幽闺中自怜,痴心等待,满怀相思意绪,悲婉地在青春流逝中抒发情感的不圆满:“拈得金针还自伤。昼初

长。绣鸳鸯。”(《江城子》二首其一)有时,那等待焦灼、热烈而直白;有时,会陷入无限的猜疑、委屈与伤感。他时而又回归自己,借朦胧的形象诉说人生的哀叹:“花底移灯独自归。酒醒时候梦耶非。生涯常是与心违。”(《浣溪沙》四首其四)虽在形式上是和词,词情却是他自身在哀婉低吟:“中年莫说青年乐。当时酒味如今薄。独上赤栏桥。”(《菩萨蛮》五首其三)缱绻中他不禁流露出内心的深悲沉恨:“敛眉愁数十年别。常负清明节。前欢已似梦无痕。”(《虞美人》四首其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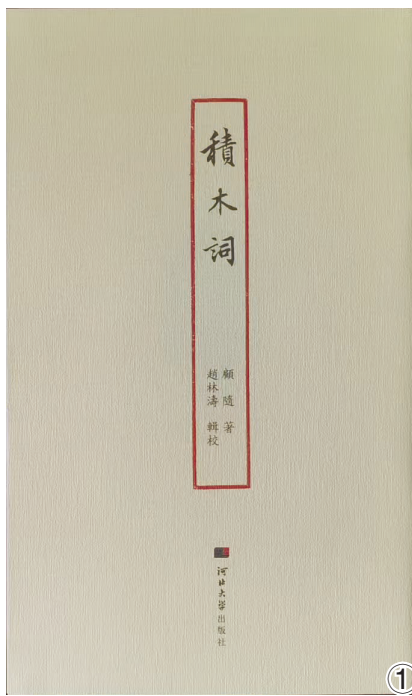
在对五代词人的追和中,他以自己的深情锐感,一步步走入心灵深处瑰丽幽渺的梦魂中,那里双燕呢喃,却缠绕无尽的愁绪:“愁听花间双语燕。闲掩小屏山六扇。炉中烟袅作春云,愁绪碎来成断片。”(《玉楼春》二首其一)那里芬芳洁白,却清冷孤寂;那里离多欢少,唯有幽思相伴,那里有千古不灭的梦与情:“芳草萋萋作绿茵。年年见此忆罗裙。声声啼鹧不堪闻。黄壤千年埋玉树,旧情一缕化晴云。”(《浣溪沙》三首其一)以及绵绵不断的相思:“年来音问拚相绝。万绪千头都作结。”(《应天长》二首其二)他以细腻敏锐、深刻蚀骨的体验,写出哀婉缠绵轻盈灵秀之词句,触到人类心灵深处隐秘美好之光蕊:“明月寒光疑向曙。独坐深闺,检点新情绪。香烬炉烟余淡雾。轻盈还恐随风去。”(《鹤踏枝》九首其四)

他怀有深挚浓烈的热爱,却只能在寒冷无情的月光下回望,那些过往的短暂的美好时光,成为心灵深处炽热的光亮,燃烧后的一缕烟一片雾,都被密密珍藏,唯恐消散殆尽。这已不是某一人某一天某一事一事的哀婉惆怅,而是有情的多情的人类永恒的心灵世界。

二、未免有情 谁能遣此

唯有顾随知道自己在《积木词》中写得多么认真、痛苦和伤悲,时时涌起心底蓄积的眼泪,如《自题》其四中说:“古市隐居春复秋,寻欢留梦两无由。凉风一自天未起,清泪还从心底流。”他也知道不应该放纵自己沉溺在情绪的旋涡中,如《自题》其三所说:“当年清泪一行行,引吭高歌是酒狂。定力不坚余习在,好将辛苦易悲伤。”以往他惯于将苦痛隐藏而引吭高歌,现在则将它们一一呈现,所谓“定力不坚余习在”,不只是填词这一形式,还指内心隐藏的忧郁哀愁情绪。填写这些小词,虽然辛苦,却没有辜负自己真实的心灵,如《自题》其六中说:“人问是今还是古,我词非古亦非今。短长何用付公论,得失从来关寸心。”

对顾随而言,以回避来逃脱旧日愁思更为容易,沉溺反而会有被情感旋涡吞噬的危险,徒自苦、自伤与自悲,但是他没有逃避,而是在《花间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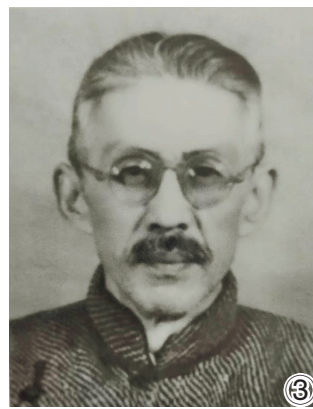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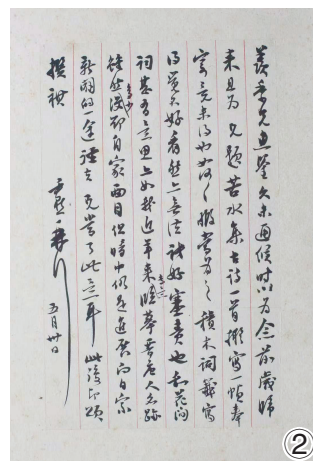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①新版《积木词》书影

图②顾随先生手书的原稿

图③顾随先生照片

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



的情思中,直视那忧愁的洪流,纵身跃入,在情绪的没顶之灾中沉浮。这看似放纵,却何尝不是他的另一种搏斗,而且需要拥有比逃避更加强大的力量、勇气。如《自题》其二说:“莫漫惊人只自惊,黄华采得更餐英。心安未藉参禅力,肉搏终须用短兵。”他不仅没有被吞没,最终还获得内心的安宁,达到这一境界,他不是靠宗教参禅,而是直接与内心的愁思、软弱、忧伤等情绪交锋。这种短兵肉搏更为冷酷残忍,因为对手不是别人,正是裸露在苍茫时空中真实柔软的自我心灵。

病起后,顾随在春日大风中,去清华园造访昔日同学俞平伯,请他为《积木词》作序。俞平伯有深厚的家学渊源,亦是一词人,不愧是顾随所认定的《积木词》知音,他在序中百转千回小心谨慎地道出《积木词》的秘密,既呵护照顾了词人的自尊,又深刻揭示出词心。

俞氏指出,词体善于表现“幽微灵秀、宛折缠绵之境”的独特性,认为顾随所写内心深处幽隐缥缈惆怅之情思,实是人类所共有,却稍纵即逝,任由漂泊、湮没:“斯怀也,为人心之所同,固长存于天壤之间耳,使其不言也,则亦漂泊而已,湮没而已。”唯别有情怀之人才能将其写入词中:“未免有情,谁能遣此。”俞氏一语道破顾随天生禀赋的敏锐多情本质,“其奈此风流缱绻无奈之情何”,并指明《积木词》所运用的高妙手法:“或假贤人君子之笔,以宣里巷男女之情;或假里巷男女之口,以写贤人君子之心,其归一也。”在假借中,围绕情思,或是直抒,或是婉写,不离乎真,而达于美:“真者,其本来之固然。美者,其引申假借之或然也。”最后俞氏又说“于我心有感焉乎”,他之所以理解顾随,乃是因为他在本质上也是这样一个有情多情之人。

三、只望保留面目

经过《积木词》的唱和,顾随的词

大有进境,如俞氏所说,由原来的以新意入境入旧格律,发展至“合意境格律为一体”,也使其在心灵上更深层次认知了自我,并勇于面对、不避讳内心的软弱。可惜,《积木词》1936年完成后未能付梓,1937年抗战爆发,顾随再无闲暇心力体验小我之情,所有情绪都转变为故国之思,《霰集词》《濡露词》等写出坚定的抗战决心与民族气节,尽显战士的品格。在时代洪流中,《积木词》如珠玉散落大海,虽有四十余首收入全集,却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。幸而,九十年后,有学者从时光深渊中,细心打捞八十首并出版,力求恢复其光洁色泽,使芬芳幽渺的词人情思得以鲜活呈现。而我们,唯有看到顾随真实的一面,才不辜负他的词心。

对当代人而言,理解顾随的情思,才可以理解他教学之基础、著述之精髓。正是因为有细腻敏锐的情思,他才能在课堂上揭示诗词中隐藏的秘密,才会讲唐僧看到东土的扇子而生病,称赞他好一个多情的和尚。正是因为其多情,才能对家国怀有炽热爱恋,对人民怀有深切同情,如他说鲁迅外表是冷的硬的,内心却是热的。理解顾随的情思,才可以体会他以多情锐感之心灵,在沦陷期间承受的加倍痛苦。也可以理解,他为何特别欣赏禀赋词人才情的学生叶嘉莹,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同一类人。

《积木词》作为顾随最细腻幽隐的自我表现,有着独特的价值。如鲁迅所说:“战士的日常生活,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,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,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。”李雾野也曾说:“处处要保持自己的真面目,也处处不要抹杀别人的真面目。”顾随自己也曾说:“先生觅句不寻常,一字一平章。只望保留面目,更非别有心肠。”由此,从《积木词》中我们知道,顾随不只是慈父、良师、学者、作家、书法家,等等,更是一个有着丰富敏锐细腻情思的人,以一颗多情心灵,在战场上努力担荷、勇猛前行,这才是他的本我,才是战士的真相!